

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

天娇秋晓

下

丹青
作品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丹青武俠作品集

天
娇
秋
晓
(下)

3
青海人民出版社

I 247.5
7750
天娇秋晓

丹青 著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卫东

印 刷:青海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1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225-01476-5/I·240

定 价:全套定价 38.80 元

内 容 介 绍

随着这再起的歌声，平静的武林，又大起恐慌，九大门派的高手，纷起追探，于是在这许多武林高手，日以继夜的暗赛中，终于知道这缕歌声，发自这座破败不堪的古刹里。

两年来，虽有不少武林顶尖高手，潜入古刹中，欲擒那歌声的主人，但却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从此消失音信，不再出现江湖。

目 录

- | | | |
|-------|---------------|-------|
| 第 十 章 | 魔笛声声如鬼泣..... | (315) |
| 第十一章 | 鸢鹰巨蛇邪门功..... | (344) |
| 第十二章 | 劫数难逃是命乎..... | (381) |
| 第十三章 | 勇士难敌巫山梦..... | (417) |
| 第十四章 | 荒山古寺锁二娇..... | (451) |
| 第十五章 | 失魂道人成丹升 | (486) |
| 第十六章 | 巫山神龙斗二娇..... | (519) |
| 第十七章 | 小侠勇闯猛虎穴..... | (558) |
| 第十八章 | 大江东去浪淘尽..... | (596) |

第十章 魔笛声声如鬼泣

空空妖尼听得天南毒王独孤恨说蚯蚓之上要加地竺二字，不由惊叫声，立刻脸色大变。

只见她满脸肉瘤具皆值耸了起来，双目之中，绿光击射蓦然之间，额头上的三个肉瘤下子破了开来，三股黑水直射而出。

天南毒王独孤恨跌坐膜目，不虞有此，登时被喷得满头满脸。

空空妖尼一阵咬牙长笑，道：“独孤恨，这点百毒之猜，就等附送的吧！”

百毒之精？……

天南毒王呀然大叫道：“你那些聚毒之瘤里竟是百毒之精”

空空妖尼狂笑道：“这很客易，你自己不会试上试么？”

独孤恨伸手一抹，把脸上的黑水一污抹去，果真又复双目闭，闭目调息，一时之间，又落入沉思之中。

空空妖尼悠悠说道：“不必试了，百毒之精早已由你的毛孔之中进入了骨髓之内，任你是大罗金仙，大约也逃不过今日之劫了”

天南毒王双目一睁，道：“不错，你没说谎？”

空空妖厄试探的道：“虽然你有毒王之誉，这百毒之精大约也不是你所抗摄得了的吧，细算起来，大概只有个把时辰了？”

天南毒王平平淡淡的道：“这话也对，百毒之精，蚀骨化髓，大罗金仙也抗拒不了，更不用说老夫只是一个凡人了”

一声调沉，道：“但地地竺蚯蚓之毒并不下于百毒之精，你大约半个时辰也活不到了！”

空空妖厄杰杰大笑笑道：“以我的身份，能扳倒个天南毒王随我同死，也算够本的了”

两人仍然相对而坐，在地道之内，在地道之外，这情形显得古怪而又滑稽，但两人就径对坐谈心的情形之下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斗。

冷天星忍耐多时，不由叫道：“老妖婆，那位白姑娘呢？”

原来他趁两人互食毒物之时早已进入了那原来缚那白菱秋的密室搜寻了遍，只是不曾发现点滴踪迹。

此刻见空空尼性命不保，是以忍不住出口相问。

空空妖厄似乎早已忘记了冷天星的存在，闻得冷天星的叫声，方力孤目寥开，扫了他眼，道：“她就在本海之内只是，恐怕你已找她不到，贫尼死，她也只好相从于地下下……

冷天星怒叫道：“老妖婆，如你不实说了出来，叫你死前也要受上一场好罪……

身形一动，就要冲了过去。

天南毒王则横臂一拦，道：“且慢……老夫还有话问她。

冷天星只好不言语了。

天南毒王目光转道：“你那百毒之精是如何凝聚到脸部的肉瘤里去的。

空空妖尼绿芒击射的双目瞪他一眼，道：你要动什么脑筋？

天南毒王平淡的道：“只想问上问，死后做个明白鬼！

人苦笑审接下去道：“一夜白骨毒之精侵入体内之后，还能活命么？”

空空妖尼摇摇头道：“那也不尽然，如果你的体质能练到象贫尼样，就不会为百毒之精而死，反而转为有益。

微微顿，又道：“但那是绝无可能之事，因为贫尼……”

话未说完，却呵的声，大叫道：“我的脚……”

众人闻言具皆不由自主转目看去，只见缓紫黑的血水漏涡流了下来，空空妖尼身子弹起数尺之高，又摔了下来。

同时，一点腥臭四溢，令人掩鼻。

天南毒王大笑道：亏了你体质特殊，怎么这地竺蚯蚓却受不了了！”

空空妖尼大叫道：“老毒鬼，我恨你……”

又是声尖厉的大叫道：“我的手……”

只见她双手十指抖颤不停，指尖之上具都流下了缕盛水同时耳梢眼角也歪曲变形，紫黑血水路滓而下。

那形状予人种即恐怖又恶心之感，时众人具皆把头转了开

去，不敢再正眼看去。

天南毒王却双目大睁，笑道：“老妖婆，毒素开始与你全身的剧毒会合，握僵化解，大约至少要使你慢慢的消受上个把时辰，才会化为一滩血水。

空空妖尼蹦声大叫道：“老匹夫，如果你是人，给安装个干脆

。

天南毒王笑道：“用毒杀人，也是种艺术，这样看着你一点点的化为血，不是也很好玩的么？

空空妖尼苦求道：“老匹夫，别要我受下去了。”

只见她身子在地上绞扭不停，双手几度想要自碎天灵而死，但每次都是略挣扎就又停了下来，原来双手已不听她自己运用”

天南毒王无动于衷的道：“老妖婆，你真受不住了么？”

空空妖尼叫道：只求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

天南毒王沉声道：“呀着，老夫只再问这，那百毒之精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弄到贮毒之瘤里的？……”

空空妖尼叫道：“是……是……”

在巨大的病苦打击之下，已使她语不成声。

天南毒王沉声道：“你只要说出百毒之精是由肺腑而入还是由血脉而升？

空空妖尼挣扎着道：“肺……腑……”

只见她十指双手已将化尽，只剩了半个枯骨露在外面，令人见之心惊，忍不住恶心想呕。

天南毒王纵生狂笑道：“还好……”

回身招道：“冷老弟

休怪天南毒王冷傲，但对冷天星却变得亲热异常。

冷天星忙道：“前辈有什么吩咐？”

天南毒王道：“在我那青妹左袖之中有个紫色小瓶，快些把它取了出来！”

冷天星怔了怔，忙道：“在下遵命。”

即刻转到叶文青所睡的抬床之前，轻轻拨开她的左袖，只见果然有个紫色小瓶在于其内。

耳际间只听天南毒王又道，“那瓶中尚有几粒药力？”

冷天星连忙打了开来，走目冒去，道：“只剩下一个了？”

天南毒王似乎沉吟了下道：“把它倒了出来！”

冷天星星毫不迟疑，迅快的把那粒药丸倒了出来，托于掌心之中，递到天南毒王面道：“前辈快请服用！”

；天南毒王摇摇手道：“我要这药没用”

体手向在地上挣扎哀号的空空妖尼指，道：“快些给她服了下去。

冷天星怔了怔道：“难道前辈还要救她么？”

天南毒王哈战笑道：“老夫并没有这样好的心肠，就算真要教人，也绝救不到她的身上，老夫只不过使她毒素暂尽发作……”

一声调沉，又道：“老夫还有什么用她之处，冷老弟不必多

问，快些依我的话去做，把药给她服下肚中！”

冷天星不顾多问，连忙趋前步，一伸指点，点出缕指风。

那一缕指风正好点中了空空妖尼的结喉穴，这点顿时使她嘴巴大张，无没闭得合来。

冷天星拂捐禅，一颗药丸已经进入了喉咙之中。

而后，再度二点她的结喉穴，在嘴巴闭之际，那颗药丸自动的滚入了喉咙之中，就这样不曾动下她的身体，却把颗药丸已给她服了下去。

说也奇怪，那药丸经下肚，空空妖尼手足上淬路面下的血水顿止，人也停止了滚动。

冷天星微吁一声，暗道：“纵然这药能救了她的性命，这样手足尽消也是够她受的了！”

忽然……

只见她又颤动了下，双目大争，忽然大叫道：“不好了，快去奏明玉帝，孙行者又打进天宫来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奇道：“这老妖婆是怎么了？”

天南毒王笑道：“没什么，她已经疯了……”

目光转，道：“他剧毒满身，服下老夫的解毒之药，齐攻人心窍之中，那自然是非疯不可……”

冷天星大是不解，天南毒王即无意救她，却给她服上颗解毒之药，使她变成疯魔，这又是为了什么？

方在忖思之间，只听天南毒王又道：“把她周身穴道快些闭

了起来！”

此刻空空妖尼仍在不住乱叫，道：“什么？你要奴家嫁给你做妾？……胡说……凭奴家一表人才，怎肯插到牛粪？……”

冷天星啼笑皆非，五指连拂缕缕指风过处，顿时将空空妖尼的周身穴道尽皆闭了起来。

天南毒王长身而起，把抓起鬼怪腐尸般的空空妖尼，大步向地道下的密室之中走去。

行人立刻随后相皆，齐齐走了进去。

室中与上次冷天星离去时毫无两样，木架溺室，一张木床横在溺壁的角落。

天南毒王在室中略一导视，立刻把空空妖尼掷于地下；

不了和尚抓抓头皮，不停回顾道：不错，实在不错，贾草、百毒、什么都有”

冷天星虽注意的却是白菱秋的下落，但这间密室中也是一无所有，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脚。

一时之间，不由心中大急。

只见天南毒王却在忙碌不停，先把那木床上揩抹清，而后抱起昏迷之中的玉面观音时文青，轻轻的放了上去。

冷天星双眉微皱，凑了上去，道：“方才听说前辈也已中毒，不知你……”

天南毒王停了停道：不错，老夫不但中了毒，而且中得极深，

挟了旁人，大约早已化为成血水了。

激微一顿，道：“老夫初中黑皮蛇之毒，那已是必死之事……”

冷天星插口道：前辈不是说那毒对你无害么？

天南毒王苦笑道：“那是老夫对空空跃尼的夸大之言，事实上老夫对用毒道，虽有称王之尊，但毕竟仍是血肉之躯。”

冷天星微渭声道：“那最后的什么百毒之精呢？”

天南毒王凝重的道：“百毒之精早已进入了骨髓之内，最多一个时辰，就会化为滩血水了！”

冷天星大掠道，这些是真的么？

天南毒王扳题脸道：“怎么不真？”

冷天星双眉深锁，道：“难道就没有办法化解了么？”天南毒王叹口气道：“若是没有办法，岂不辜负了毒王之誉，不过……”

面色一阵阴沉，道：“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老夫不过尽人事而已！”

说话之间，俯向玉面观音叶文青期细看了阵，忽然仰首向天，发出了杰杰大笑。

冷天星凉然一嫁，凑了过去看时，只见叶文青如往常面色苍白。呼吸均匀，并没意外之事发生。

当下困惑的道：“前辈怎么了？”

天南毒王笑声一收，道：“老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工夫，我这青妹是得救了，眼见她五年的沉痛，就要救于今朝”

冷天星陪笑道：“这是喜讯”

天南毒王颌首道：“不错，这确是喜讯，但老夫……”

冷天星道：“前辈不是也有办法医治么？”

天南毒王叹道：“纵能治好，老夫也要变得与常人大不相同，连碰也无法碰她下，她……永远不能属于我了”

冷天星奇道：“这是为什么呢？”

天南毒王不再答言，却转目四顾，在旁木架上取下个比酒杯略大的小碗，俯下身去，迅速的将空空妖尼面韶的向瘤取下了三颗，用手一挤，把一股股的黑水挤入了碗中。

冷天星走神细看，但却看得莫明所以。

天南毒王将那小碗放在床头之上，立刻俯身替她轻轻推拿起来。直到两人额际尽皆见汗，方才停下手来。

叶文青经过阵推拿，又缓缓醒了过来。

只见她扬动了下，茫然叫道：“恨哥……恨……”。

天南毒王两眼老泪滚滚，激动的道：“青妹，青妹……我在这里我就在你身边……”

叶文青挣扎着道：“我渴……水……”

天南毒王笑道：“水来了……青妹……大口喝吧 说着把那杯腥臭的黑水递了上去。

叶文青双目未睁，似是嗅觉也已不灵，听说有水，登时微张口唇，就绪碗边去吸饮。

冷天星看得眉头深锁，不由把头转了开去。

叶文青饮了两口，皱皱眉头道：“水……苦……。

再也不肯再饮。

天南毒王忙道：“青妹，快些都喝了下去，这是我替你找了十五年才找到的良药，只要喝了下去，你的病立刻就会好了……”

叶文青闻言似是心中大喜，双眉扬了扬，颤声叫道：“是真的么？……恨哥……你……不骗……我”

天南毒王道：“青妹，我几时骗过你来……”

微微顿，又把那小碗凑向她的唇边，温柔的道：“青妹听话，快些喝了下去！”

天南毒王在床边，面注视她的变化，一面问道：“青妹，你觉得怎样了！”

叶文青道：“除了有点恶心之外，倒没有什么别的”

然而，她的精神却明显的已经好了甚多。

天南毒王自是看得出来，眉梢间掠过层喜色，情不自禁的伸手握住叶文青的双手，道：“青妹……青妹……”

此外，却句话也说不出。

叶文青任他把自己的双手握在掌中，缓缓睁开眼来奇怪的睁眼四顾，仍然有些哀弱的叫道：“恨哥……这是在什么地方，他们……”

目光向不了和尚，冷天星，以及东方云等人看了眼，有些羞

藏的把头转了开去，又道：“恨哥……你怎么了？”

天南毒王双手未松，目光既喜且悲的盯在她的脸上道：小兄无暇多解释这些，你……是不是好得多了”

叶文青兴奋的道：“这药真灵，除了有些腥味以外，吃下去真是管用，比你以前给我吃的任何种药都好！”

天南毒王笑道：“那就好了从今以后，你的伤毒就要完全断根了……。

“完全断根……”

叶文青几乎跳了起来道：“你是说我能象十五前样么？”

天南毒王道：“那是自然，这次是可以完全断根了”

叶文青高兴的道：“那真是好极了，从今以后咱们就可比冀双飞，走遍天涯海角，深山大泽，游历天下，再也不用你天天抱着我了……

她做是深深沉醉在未来的幸福撞景之中，对在旁的不了和尚等人视如无睹，潮面都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天南毒王含首道：“不错，咱们是可以无忧无虑的游历下天下的名山大川，再也不需要到处求医觅药了，不过……

叶文青不待他说完，又接过去道：“然后，我们找处深山幽谷，隐居起来，只有你我两人，咱们朝朝幕幕，暮餐烟霞，过下半辈子神仙生涯……”

她把幽幽的目光投注在天南毒王脸上，又道：“恨哥，你说……”

忽然，她的话收住了，原来她不但发觉了天南毒王的面色不对，而且也发觉有两股泪水由他眼中流了出来。

她讶然惊，叫道：“恨哥，你怎么了？”

天南毒王忆笑道：“没有什么，我……太高兴了，所以会流出泪来。

叶文青摇摇头道：“不，我知道你是在骗我，虽然你流眼泪可以解释是高兴激动之故，但你的脸色，我看得出来……”

她话未说完，却转头看到了一样东西不由使她吃惊。失声尖叫起来。

原来叶文青看到的是空空妖尼被点了穴道，已然四肢尽蚀，半死不活，横倒在地的身子。

空空妖尼残缺不全的身子，看起来实在使人恐怖，难怪叶文青竟会为之失声尖叫起来。

她讶然失色的道：那……那是什么？”

天南毒王轻轻回她的头来，道：“别去看她，那不过仅是个毒人而已。

“毒人？……”

叶文青叫道：“你和我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方？”

天南毒王道：“就是那毒人的秘室之内。

叶文青把头转了过来，叫道：“恨哥说我协纪遣怎样了？”

天南毒王叹口气道：“事到如今，我不告诉你也是不行我已法走了与你分手，……汉法院你游历天下，觅地隐居了”